

# 灌園先生日記(貳) 一九五三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25, 1953*



著者：林獻堂  
主編：許雪姬

Author: Lin Hsien-t'ang  
Editor: Hsu Hsueh-chi

港台书

K827=7  
J00565  
25

# 灌園先生日記(廿)

一九五三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25, 1953



#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五三年

著者：林獻堂

編註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鍾淑敏、陳翠蓮、楊麗祝、張季琳、何鳳嬌、李力庸、林蘭芳、李毓嵐、王昭文、陳世榮、林丁國、黃子寧、鄭麗榕、劉世溫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一〇號

電話：(〇二)一一六五一五三一五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一〇號

電話：(〇二)一一七八一二一九一六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10341725 近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一二一七八七六六

定 價：精裝五〇〇元、平裝四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三月

精裝 ISBN：978-986-03-6241-1 統一編號：1010200428

平裝 ISBN：978-986-03-6242-8 統一編號：1010200429

##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臺灣史，想研究日治、戰後時期臺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臺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象，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臺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獻堂先生的後代將這部日記提供出來，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子道  
哲口

##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出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臺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臺灣光復初期在臺灣的政治舞臺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本和

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思。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臺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已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臺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臺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臺灣，因當時臺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臺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分，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臺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臺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為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曾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為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臺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雪

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林獻堂一九五三年的日記本。(林博正先生提供)

全國名記者執筆不以幕內為號召

社運先覺林獻堂

•臺灣時人春秋之八

遠遊王粲漫懷歸，邵踏天涯防落暉；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  
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料得隔江諸父老，不緣漢節始沾衣。

遜清光緒二十四年，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失敗之後，亡命到日本，才和聞自觀，憤觸萬端，如「此間全無所有，惟有一縑墨耳；總督天帝也，立味」。後來歸國特輯而成集，題曰「海壽吟」。集中諸作，因爲是有感而發，

死。大家因爲情起相近，又各懷危亡省之痛，真所謂「傷心人對傷心人」，所以甚是設謀城爲莫逆之交。

到了反共前的一月二十二日，梁啟超得林獻堂之邀，他本人也很想一觀日人所畫的「台獨」，以興為樂。到了反共前的一月二十二日，梁啟超得林獻堂之邀，他本人也很想一觀日人所畫的「台獨」，以興為樂。

朋友的信中，他時時提起以林獻堂爲

司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七號

期四第卷七十第年七第  
(總六九一號新華書局)

# 幕內獲破陰謀共謀變政「+」國泰

大遠播行動中全民日報秘密十三名妙齡女郎的洛網記  
俄使館女秘書和空軍少校間謹  
艷麗女共特控制八架收報機  
賄賂舞弊案杯葛關選戰  
呂國銓將軍重返雲南記  
泰國朝野賽美風情<sub>(曼谷電信)</sub>  
杜麗珠談食住和愛情  
焦鴻英求鐵城陰問終身  
神祕女人勾魂記<sub>(畫報雜誌之二八)</sub>

喜怒哀樂  
英雄美人雙飛記  
公園涼亭非禮記  
青春寡婦孀居記  
舊日蕭郎問津記

**中共向港商自供罪狀**（香港報章）  
臺肥六廠設址爭奪戰

\*奏重四緣烟橋大螺西

行 程 补 刊 週 司 銀

卷之三

簡太史

到突來了一聲震懾，中日兩國發生了甲午戰役，第二年日本人便佔據了本省。這時候林獻堂尚未成了年的少年，他早已由我國的典籍中攝取了牢不可破的國家民族的思想。他雖然沒有參加

不得不認為他既是一個「無法割治的毒瘤」又是一個「社會政治運動的先覺者」。

傳下了一大筆財產，他生性豪爽，尚節，眼看臺灣異族的統治之下，個個那事業實在談不上什麼作爲，因而極力在地方舉辦公益事業，凡是修鋪路，救困濟貧，無不倡先捐輸。

月 日  
一月二十九年  
四十二度  
火 暖來細雨霏霏近午微雪。晝之溫度  
虽稍高而寒冷更甚。終日向石油爐取  
暖。讀禁錮。字來四十二年一月廿日立法院  
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又鉅司雜  
誌社運先賞林。就連筆者簡太史回時  
闇過長嘗。稍稍倦怠。  
早餐後數十分間則腹痛。此為余二十  
多年之宿疾。或瘧或發不空。今朝改服  
日本マセチエン空腹。腹之早餐後而痛

服  
クロロマイセチン

一月二十五日 雪 四十二度

前一日，送客至安善堂，有無題詩。歡迎，且說喜雲：這裏西南有好風，故人相望意何窮。不勞青鳥傳消息，早有靈犀一點通。鵝籠（即船籠）舟次，迎諸老歡迎者十數，送民之戀戀於故國，乃如是耶！」

集會，都有來報列席監視，所以無論任何事，在社會中不能盡情傾吐，只好「欲說還休」，直到席散回去，才寫了幾首詩詒謝遠老，筆者在本文開頭所引的七律，即是其中的一首，想當時遠老均屬傷心人，讀了這種悲壯淒婉的詩寧不感慨涕零！

前士哲後孫人相裕括周旋，林獻堂就是此中的領袖人物。林獻堂在遜清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十月生於臺中霧峰，他是清朝末霧峰林道臺林允卿的長子，林家是臺中望族，連田阡陌可說富貴有名，林允卿有之。林獻堂雖然是庶出，但因為他是林允卿的蒙嗣，加以自幼

林獻堂，因為自己以及親族子弟留學東亞，頗多，所以他當時常去東京。他在東京中華書局第一樓招待專門學校以上的師生，以「當時臺灣如何努力」為題，舉行學生座談會，對於同化論、非同化論、祖國論、細胞論等，分別發出意見，「六四」結論認為「不同問」即化「勿

梁啓超是二十八日到基隆，越夜住在臺北「日之丸」旅社（即今南陽街建設廳臺北招待所）。他在臺北耳

不久，梁啓超便由林散堂接待去臺中，住在霧峯林家「萊園」中，前後約二個月。梁啓超在這中間頗多吟

穎秀純厚，很得一家大小的寵愛。他從六歲在家塾中啓蒙之後，便致力於經書史籍，打下了他堅強的國學基礎。

「一問題」（按指日政府以六三號命令授  
擯臺灣總督有處置臺灣之一切專權）  
就是東薄臺灣人的桎梏，應該設法廢

期成同盟」，推舉林獻堂為會長，這件事就成為臺人政治運動最先的信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主思想澎湃一時，臺灣一般有識之士

擴充爲臺灣新民報，公推林獻堂爲社長，經過了他們的力爭在不久之後，臺灣總督府才核准發行日報。因爲臺灣新民報爲本省人唯一的言論機關，

據說當他看見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向何應欽將軍行禮時，直歡喜到老淚縱橫。  
卅五年四月間，本省成立參議會

、又有子鬼克、紹箕、裴（三子號龍、猶龍、大可安、繼纏在這四時如春的寶島上優游享樂過了一生了。是因他自幼深植優游享樂過了一生了。是因他自幼深植

但向民主思想者日多。民国十年二月，就由林献堂等七十八人签名，要向日本第十四次帝国議會請願，要求日本政府在行政上劃臺灣為特別區，並由臺人設立「臺灣議會」，這一舉動露骨地含有否定「日本的臺灣」的意義，林獻堂因此更名重一時了。

所發行不見月餘，銷數即達數萬份，而以中  
國紀錄。且每天都維持增加一百二十份新訂戶的  
紀錄。當時全臺灣的報紙統計有五家。所以那時  
新民報的孤軍艱難苦闘的情形。

員，由於他被當在全省名譽之高，所以當時大家都說林散華一出，讓長是垂手可得的臺，不料他本人却沒有這個意思。及身體不堪勞碌，無意就選讓長。在五月底一下午省參議會選舉讓長

「我」是個「人情」，這就是說，我有個「人情」，我會為人情而努力，光是這一點，就值得人家的欽佩了；再加上他爲人誠實，慷慨，沒半點架子，很容易叫人親近，因此，「我」的本省人無不認爲他是個「人情」，尊稱他爲林大舍或獻堂舍。這就是說，我有個「人情」，我會爲人情而努力，光是這一點，就值得人家的欽佩了；再加上他爲人誠實，慷慨，沒半點架子，很容易叫人親近，因此，「我」的本省人無不認爲他是個「人情」，尊稱他爲林大舍或獻堂舍。

這時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對於政治興趣已日渐增濃，而臺灣境內，對於有識人士更期望有足資運用的政治團體，終於在民國十年十月在臺灣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被推舉為總理。臺灣文化協會的綱領為「期大眾文化之實現與增進」，也即是期

內容，力是可想而知的。新體不但在保存了兩個漢文版和一個漢文副刊，不但在當時算是一種絕響，對於播揚種族文化，也具有很大的貢獻。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日本軍閥侵華的行動已成箭在弦上。

要還時，他又當場起立由黃朝琴為證，並請大會不  
要選他為議長。由他這一票否決，黃朝琴乃得以二十二票輕取議長寶座。（林  
獻堂仍得五票）。所以黃朝琴在當選後很感激地說：獻堂先生，領導我做  
革命運動，我始終尊稱你。這次他給我機會，我認為他是誠  
實。這次他給我機會，我認為他是誠

稍有辦法的由人帶去，林獻堂却能醜陋醒，未嘗奢華，這在他私德上，也是很可敬佩的。據說林先生之不要妾，是因為他自己是苦命的，他的生母，在林家很受了些苦頭，看出他要不是有傷陰德而且是分

學臺灣社會的解放與文化之向上，因而除了繼承成立臺灣議會的工作之外，更積極推動一種自動化的推行社會教育的啓蒙運動。到民國十六年五月，文協的一部份幹部，因為不滿於左翼份子把持會務，另組臺灣民眾黨，林獻堂被推為顧問，領導同志繼續奮鬥。

到了民國新報的中文版才被廢止。報改組為興南新聞，以木人更強將新民傳工具，林獻堂、羅萬傳等認為已失去創辦的原旨，便相繼退出。十三年日本加緊統治，將臺灣所有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即現在新生

培我，是大朝政治家。推倒後，爲「專制風度」。後來，是臺北市參議會甚至要罷免他（因長臺北市參議會甚至要罷免他）。因此憤而辭職，仍舊是由林獻堂爲他多方解釋強勸他，辭職了。這也可以看出林獻堂的政治風度了。

同。到後來因為各國體制危急，日本滋長，使日本認為各國體制危急，日本滋長，殖民利益，遂不惜採用種種壓服手段，對於參加運動的各領袖人，加以監視和警告，檢舉各種的告密者，本省蓬勃一時的民風，為政治運動，遭遇了致命的打擊，而另闢不得暫時停止了公開的活動而另闢途徑。

報的前身」。於是這張由小本戶宣傳心火創辦出來的報紙，便宣告折了林獻堂後來與《報人報》接連事件，莫不「一再曉諭」。臺灣時代官署擔任過臺灣區長、臺中廳參事、總督府評議會員、大安產業聯合社社長，大成火災海險公司職務。但是一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領導公私團體上。是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領導公私團體上。

不能不談到林獻堂與維新了這國文化，  
而林獻堂與維新了這國文化，  
不能不談到林獻堂與維新了這國文化。  
十餘年的臺灣新民報的關係，當民國化  
十八年時，林獻堂與羅萬伸、林呈祿  
等人，認為臺灣沒有由省人創辦的日  
報，實不足以鼓吹民心的功效，就

卅四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的消息傳出後，林獻堂萬想不到在這耆老之年，能够重見漢家威儀，使一生夢寐求之的空想能變為事實，所以他的興奮是莫可言喻的。他迫不及待地趕

林為久不參加過，這次有議會大員會，同時又出任臺灣電力公司、信託銀行公司董事會，年間，臺省參議會委員會，先後出席臺灣諮詢會論理會，是極適合的，可喜的是，因爲他一年來便很需要養生，其中比較嚴肅的便有了三十八頭痛，心臟肥大，他得治療，日本去就醫了，直到現在，據說只所以還沒有得到到他要回臺灣探視他的消息，也許沒有得到，到他要回臺灣探視他的消息。



二月二日 晴 三十四度  
 12月19日 曜日  
 六時三十分起床 八時半起就寢  
 林再旺於旬日前使其妹秀子  
 来約余与瑞池今日同晚餐不解何事  
 近四時秀子以自動車來迎余等詳問  
 之始知其是今日三十一歲之生日也其岳  
 父在台灣命其長女設宴席為之祝寿也  
 同席有林薰南者言曾畢業日本軍  
 陸軍大學漢口當兩次數學退日本軍  
 云云席間有唐、張、陳、呂、余五大人八時  
 余等先辭退薰南以其車載余等还  
 久我山

服同上 又服アスコリン沃度加里



二月二日，林獻堂（右一）與林瑞池（右二）應林再旺之邀，與林薰南（右三）、廖、張、陳、呂等人共赴其三十一歲之壽宴。林再旺為林獻堂的老佃戶林萬壽之子，在日經商頗為成功。（林博正先生提供）

二月二十八日，林獻堂（右）、林瑞池（中）前往拜訪侄子林夔龍之岳父潮田惣吉（左）。

（林博正先生提供）



月日	曜日	午時	未時	申時	酉時	戌時	亥時
六月八日	雨						
		六時五十分起床	九時三十分就寢				
昨日颱風第三号		被衣擊穿九卅方面					
死者四十人		傷者數十人	大通社絕四				
休矣今朝東京僅降雨而無風余村							
雨讀詩頌自怡悅							

月日	曜日	午時十五分起床	未時三十分寢	申時六度	酉時六度	戌時六度	亥時六度
五月廿五日	月曜日						
元士		今朝天氣空濛溫暖減外蕉領 不尚穿	呂柏齡約九時至黃南九時廿分				
		夫婦於鎌倉町モト合社、長長尾錦彌 之別荘夢寐果宿此蓋為其岳氏潮田惣 吉寄居於此故也其建築甚壯觀殊非出	六至瑞池同乘黃之自重四人同訪夔龍				
		自日本之手筒之謂自飛彈也別莊名曰					
		扇湖山莊看山望海景色絕佳午餐後潮田					
		尊余奉視其骨董有周之銅壺宋之瓷瓶					
		大同之佛像其財藏甚豐富惜無時間不能					
		一鑑賞四時英撮影以作紀念遂即辭归返					
		潛廬色六時休矣相邀黃解忘舊日去					

六月八日，聯合國與中共雙方就交換戰俘問題達成三十點共識。〈雙方保證遵守條件〉，《中央日報》，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第一版）

雙方  
保證

(九) 其他做國家的代表應被准許各  
有佐軍員不過五十人以上。  
(十) 中高人員僅被准許攜帶憲兵應  
用的輕武器。

(十一) 年立國監護之時，不得對戰  
俘使用武力威脅手段，以阻止或迫使遣  
返。

(十二) 命反對遣返的戰俘，應於停  
戰協定生效後十天內，由拘留雙方解除停  
戰協定並割讓多交中立國委員會。

(廿一) 每隊通訊人員應不超過六人。  
(廿二) 經最後選定派遣的戰俘，在中立國監護之時，得申請返回本國。此項申請將由五個中立國家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的一個機構研究以後，由大多數表決批准之。

二  
一  
方面  
條件

(二)所有不願遣返的俘虜，將由雙方移交中立國遣俘委員會處理。

(三)中立國遣俘委員會將由委員五人組成，瑞典、瑞士、波蘭、捷克、和印度各派一人。

(四)中立國遣俘委員會將設總部於板門店附近的非武裝區。

(五)在中立國遣俘委員會監護戰俘的地點，將分設與該會組織相同的附屬機構。

(六)雙方應被准許派代表監察中立國遣俘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的活動。

(七)由印度單獨提供為協助中立國委員會推行其所負任務與責任所必要的武裝部隊和其他活動人員。

(八)印度代表將為仲裁人同時亦將為中立國委員會主席。

將由監護雙方負責當地的的安全，仍應於中立委員會施行管制後九十大內有進入各該地點從事「解釋工作」的自由和便利。  
（十六）從解釋的代表人數，每戰俘一千人應不超過七人，最少不應低於五人。  
（十七）此項從事解釋工作的代表和俘虜接近的時間，應由中立委員會決定。  
（十八）所有解釋和訪問工作，應由中立國委員會的會員國家各派代表一人及拘留方面的代表六人在場進行。

(廿五)如政治會議研究此項問題以後，不能於三十天內獲有解決方法，此項停戰應由中立國委員會宣佈改變其戰停地位為平民地位。

(廿六)每一願意前往中立國家的人員，應由中立國委員會予以協助。

(廿七)此項行動應於六十天內完成，一經完成，中立國委員會應即撤銷。

(廿八)中立國委員會應保證新聞自由。

(廿九)雙方應在其軍事控制的地區為戰停及中立國委員會人員提供兵站供應。

(三十)此項停戰條件，當生效時，應向全部停戰通告。

(廿三)當此項申請批准之時，該有關戰俘一人或多人應立卽送達板門店的交換俘虜地點予以遣返。

(廿一) 每隊通訊人員應不超過六人。  
(廿二) 經最後選定派遣的戰俘，在中立國監護之時，得申請返回本國。此項申請將由五個中立國家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的一個機構研究以後，由大多數表決批准之。

復俞主席辭退顧慮之書今日寄去

主張未嘗不是但不能達其目的殊為  
可憐

1953.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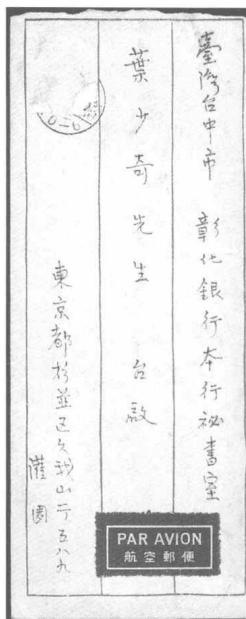
步秀老弟惠書接來書並致首領三函，俞主席有復書謂  
勿過於謙，是所至企。其辭意是不許辭退之意，煩囑瘦鶴再  
修書辭之或是默々置之不知。

晨起以爲如何，劍清來宿潛廬已兩夜，今晚又將來囑電  
扇，當即告之。他一行預定廿二日夜半登東京歸台，順此通知  
次貢先生，金始吟草次韻，加賀章希為吟，正是幸甚！候  
吟

吟

六月廿五日午後三時十分

就



六月二十五日日記（下）及同日林獻堂致葉榮鐘的書信（右）。信中告知林劍清來訪及堅辭省府委員之意。（日記由林博正先生提供；書信擷取自「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a/1a.html>, 2013.03.01）

